



論語事實錄

1685
12



門口仁
1685

論語事實錄

宜都楊守敬撰

問集解序云劉向言魯論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藝文志云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趙岐孟子章句題辭云七十子之儔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釋文引鄭康成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其說若何答曰聖人沒而後有也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莊列之徒謬撰聖言申



纂則未確也按柳宗元論語辨曰諸儒皆以論語為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且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去孔子之時甚遠而當時弟子略無存者矣余則謂非特不成於諸弟子直以為出於思孟之後案中庸之作世屬子思而中庸引孔子之言二十一惟中庸之為德也一章見於論語夫子思雖親炙杏壇其年齒自應後於諸子若使

諸子纂錄遺經子思不容不見苟有脫略理宜旁搜即云中庸之作特以補論語之闕然則自中庸以還必無墜簡何以再傳至孟子而傳聞滋多案孟子書中引孔子語者二十九惟里仁為美章與論語同若大哉堯之為君萬章曰孔子在陳惡似而非者鄉原德之賊學不厭而教不倦君薨聽於冢宰求也為季氏宰等章皆與論語小異而其餘俱不見於論語引諸弟子語者十有二而生事之以禮云云據論語為

夫曰告樊遲之言孟子以為曾子若使子輿親見論語何舛誤若斯况孔子之作春秋也事關王迹垂範千載故曰與其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則述聖人之言行者孰大於斯而竊取之義知我罪我之辭若非孟子竟從闕如語其疏漏可勝道哉孟子中言孔子事迹尤多與論語不同見後蓋聖人既沒其遺言遺行雖未著於竹帛而七十子之徒傳聞不絕迨數傳之後各尊所聞遂有參差亦其勢使然於是有私淑吾

黨者懼聖言之永絕相與裒集此書其中大義微言爭光日月必非後人所能假託但自孟子而後去聖愈遠其智皆不足以知聖人采之者既非一家定之者又少決擇轉經喪亂此脫彼複故魯人所傳謂之魯論齊人所傳謂之齊論壁中所得謂之古論篇第既異章句復殊而謂毫無依附得乎荀悅申鑒時事篇曰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仲尼邈而靡質將使誰折之者蓋有慨乎其言之

也
問程子經說曰論語曾子有子弟子撰所以知者惟
二子不名然則其說非與答曰此說本之柳子厚其
實亦非也審如是說則洪容齋筆據孝哉閔子騫一
語或云此夫子及閔子侍側與冉有子路子貢不同
因謂論語亦出於閔氏門人可乎又如冉子請粟冉
子退朝即侍側章唐石經亦書作冉子適衛章義疏
與論衡風俗通皆作冉子則謂論語亦出於冉氏門

人可乎按葉氏愛日齋叢抄曰鶴山魏氏記常熟縣
學有曰柳宗元謂論語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
出於曾有二門蓋以字輕而子重也及考諸孔門之
訓則字為至貴蓋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於孔
子進而稱子不敢氏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或既
子且字如閔子騫等不一二人若淵弓至游夏字而
不得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則
字為尊蓋子雖有師道之稱然繫於氏者不過男子

子之美稱耳。故考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至於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無敢以爲疑也。執此以詰柳程諸儒其何說之辭愚。謂稱子稱字在古人似無甚輕重。如中庸既稱子曰又稱仲尼曰孟子既稱孔子曰又稱仲尼曰此豈有例可說乎。

問漢書藝文志有魯論齊論古論三家張禹傳禹先

事王陽後從庸生採獲所安何晏集解敘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又云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注是三論參合具有明徵而今之論語獨稱魯論其故何與答曰此第就其篇第名之耳漢志稱魯論二十篇齊論二十二篇古論二十一篇張禹參合齊魯而篇從魯論故張論仍稱魯論藝文志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是其證也康成本就張論而集解云就魯論者亦職斯故

至釋文敘錄云鄭元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此則合而著之而張侯論之仍稱魯論益明矣康成雖兼校古論而篇仍從魯論故自康成之後仍以魯論目之

問釋文於傳不習乎下云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而今釋文所載凡二十四事皆云魯讀某今從古絕無從齊一事或康成從古者多從齊者少其從齊者恰在釋文所不載之數與荅曰集解云康成攷之齊古釋文遂因之此誤也其實康成未見齊魯原本第就張論攷之古論耳按漢志云張氏最後出而行於世禹本傳亦云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浸廢則是張禹參合之後齊魯之專行本已微故王充論衡云武帝得古文二十一篇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按充說唯河間論語無可考而齊魯論至充時已亡其確證也又許氏說文已有所謂逸論語者王伯厚謂即齊

論問玉篇之文無論確否而其為張禹刪削之餘無疑不然漢志並無逸論之目許氏從何處得而稱引之且鄭氏如果親見齊魯原本或齊魯同而古異從古者則當云齊魯讀某今從古從齊魯者則當云古讀某今從齊魯推之齊古同而魯異魯古同而齊異皆當三家並著今第云魯讀某今從古絕不與齊並說此豈有三本合校之事乎又釋文載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魯論無此章第著魯論不著所從

明夫為古論也若三本合校則此一事者齊論乎古論乎桓譚新論曰古論文異者四百餘字所云異者異於張侯魯論耳若桓譚時齊論尚存則所異者齊論乎魯論乎且桓譚著古論異文何以不著齊論此又桓譚未見齊論之一徵也推集解之意不過以康成本就張論張論之中自有齊論故云然若據實而言當云鄭元就張論篇章攷之古論若據張論亦稱魯論而言當云就魯論篇章攷之古論斯為愜耳

問集解敘前世傳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為之訓解中間為之至於今多矣皇疏自張侯之前乃相傳師受不同而不為注說中間謂苞孔周馬之徒按孔安國為初傳古論之人在張禹之前已有訓說恐不得如集解所云荅曰漢志云魯論語傳十九篇齊說二十九篇魯夏侯說二十一篇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魯王駿說二十篇燕傳說三卷古人釋經與傳說各篇故經二十篇而傳說之篇或十九或二十一也按漢書夏侯勝傳勝遷太子太傅受詔

撰尚書論語說則志稱魯夏侯說二十一篇者即勝之訓說釋文云禹本受魯論於夏侯建是禹為勝再傳弟子顏師古云王駿王吉字則集解所云前儒不為訓解者妄也所可疑者漢志既有此諸家傳說不應何晏時一家不存康成注禮引前儒之說如杜子春鄭眾等其注論語亦必不遺諸家鄭注雖不傳釋文親見鄭注如果其中有夏侯諸家之說不容不采一字

又熹平石經有盍包毛周而

集解於盍毛亦一字不存此皆無可解釋者也至孔

安國之注不見於漢書本傳亦不見於藝文志假懋

堂疑為假託是也論語孔注淺陋其釋典禮尤多謬

確知其非安國作者其注河不出國云河圖八卦此說本於易緯乾鑿度太乙下行九宮即河圖也所謂震東兌西離南坎北者是緯書起於西漢之末孔子國卒於天漢間恐未及見也

問漢人稱論語為傳賈誼為諸子傳說博士唐書薛

放傳漢時論語首列於學官而藝文志於五經皆稱

博士立於學官於論語孝經獨稱名家何與荅曰趙

岐孟子題辭云孝文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

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則是

孝文時論語雖置博士其後旋罷張禹傳蕭望之問

義望之善焉奏其經學精習有師故至東漢之世傳

者寥寥又經董卓李郭之亂經籍淪亡故夏侯張禹

諸說或因是散佚不然經傳皆在學官不容康成平

叔等不見邢疏集解序云張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為章句立於學官此臆揣之辭按後漢書儒林傳無為論語博士者唯包咸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然與魯詩兼說則知右師細君為魯詩博士也百官志太常博士凡十四人五經以外論語孝經皆未及則知東漢不立論語博士斷斷矣問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齊論問王知道兩篇詳其名義審是內聖外王之道未必非夫子之最致意者

不知何說而張禹獨遺之禹身不知王鳳之邪正其不知此固宜然勢位足以軒輊一時使斯文遂喪惜哉王伯厚漢志考證云問王疑問玉也篆文相似朱錫鬯經義考從而和之引說文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所引逸論語皆詮玉之屬為證二說孰是答曰論語二十篇皆取章首二字名篇無包括通篇之義安得此二篇獨異其例則二說皆非也張禹參合齊魯之後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即鄭氏亦就其篇

章已無問王知道二篇則隋書經籍志謂此二篇為
張禹所刪信矣且古論亦無此二篇則禹之刪此亦
未為非是趙岐可刪孟子張禹獨不可刪論語乎案
禹本傳從施讎受易王陽庸生問論語甘露中諸儒
薦禹詔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馬奏
其經學精習有師法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博士鄭
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授太子論語
又云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藝文志又稱禹

傳孝經是則禹為諸儒所推若此豈盡無識受其惑
亂者耶且蕭望之為傳論語名家之人薦禹於未達
時又豈關其勢位之軒輊哉然則謂禹立朝無術術
之節可也謂非經學名家不可也余猶恨二十篇中
厚誣聖人明明為後人所羈入者詳見後而禹之識不
及此不為盡刪之為可惜耳至初學記所引逸論語
璠璣魯之寶玉也云云見於說文璠字下璠玉色也
云云見於說文各字下並未稱逸論語玉十謂之區

治玉謂之琢乃爾雅釋器文翟晴江考異謂因說文玉部中有引逸論語二條後人遂附會之誠通論也惟說文所引玉粲之璉今其璉猛也一條翟晴江謂與論語文不類如玉之瑩一條翟氏謂見於法言為許氏誤傳其說雖辨但許氏不應誤法言為論語且不應謬纂逸論語之目案論衡有河間論語是則齊魯古之外當時固有別本或許氏所引為河間之所佚與抑即為問王知道篇之遺文與但不得謂問王皆詮玉之屬耳吾烏知張禹非因其文不類論語而刪之乎果爾張禹猶有識矣宋人有撰孔子集語者凡讖緯等書荒謬不經之說皆在所錄更千百年後將欲與論語並列不大可哂乎

問子稱齊論自張侯參合之後不久遂亡鄭氏已不得追求其原本而宋洪慶善論語說云季氏篇或以為齊論胡泳論語衍說謂以其皆稱孔子曰故金仁山集注考證謂齊論章句頗多於魯論季氏首章句

語甚多後章亦然故疑其文從齊論又馮椅論語解
曰子張問仁於孔子諸弟子無稱問於孔子者抑齊
論與陳梓四書質疑曰凡子曰是魯論加孔字是齊
論其說果足據乎答曰此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羌無故實宋儒之所以為世詬病也案齊論之多於
魯古者問王知道二篇而已此見於藝文志及集解
序甚明也不聞更有季氏一篇果爾則魯論僅十九
篇矣善乎翟晴江之言曰統觀此一經凡對時君及

執政大夫例多用孔子雖於鄰國大夫如葉公陳司
敗蘧伯玉猶然說者謂稱族所以示謹也至於陽貨
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則於陪臣有然或謂孔子孺悲
欲見孔子接輿歌而過孔子沮溺耦耕孔子過之則
於常人有然孔子於鄉黨孔子曰才難孔子曰殷有
三仁焉則泛錄言行有然例若不可泥矣猶或曰陽
貨孺悲接輿沮溺皆外之也十亂三仁重之也鄉黨
特書之也乃門弟子之周旋問答如南容問羿夏禹

稷及三復白圭而以凡子妻之俱於子上書孔南容
雖貴族既同在弟子之列又何必獨優別之乎即專
以子張論堯曰篇記其從政之問亦云問孔子若此
之類例無可通欲斷問仁章為齊論則問政章亦齊
論矣斷子張二章為齊論則南容二章亦齊論矣齊
論之雜出各篇者何若是之紛耶蓋論語之書記者
既非一手其間體例自有不能盡泯參差之處不得
因之為口實也

問袁簡齋文集云夫子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不許
以仁何至管仲而曰如其仁如其仁管仲果仁矣天
下有仁人而器小不儉且不知禮者乎蓋論語有齊
魯之分齊人最尊管仲所謂子誠齊人知管仲晏子
而已以管仲為仁者齊之弟子記之也其上章云齊
桓公正而不譎下章云陳成子弑簡公非齊論而何
魯人素薄管仲所謂五尺之童羞稱五霸以管仲為
無一可者魯之弟子記之也其上章云哀公問社下

章云子語魯太師樂非魯論而何荅曰此語頗得經

間亦嘗疑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與國語齊管子小匡

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不合史記齊世家封禪書

三會又與晏子春秋篇問下吾先君桓公從車二百乘不

合他若荀子王霸篇戰國策齊韓非子十五呂氏春秋

分秦以前古書皆九合一匡並舉無不以兵車之說

唯韓詩外傳有之韓嬰漢人或因論語而增飾之穀

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又與九合實數不合康成

去北杏陽穀後儒復多聚訟然則謂此章為齊人所

記故並其兵車之會諱之亦事理之或有但下章陳

成子弑簡公亦謂出於齊論殊不然蓋此事曾見於

左傳哀十年雖詳略互異而情事不殊邛明非齊人

則不獨齊人聞而記之也

問論語重出之文如巧言章學而陽貨兩篇皆有之

博學章雍也顏淵兩篇皆有之在位章泰伯憲問兩

篇皆有之有復而有詳略者學而篇不重章子罕篇

復主忠信三句父在章里仁篇復三年無改以下十
二字八佾篇太廟章鄉黨篇止有入太廟每事問六
字有復而有異同者學而篇不患章憲問章作患其
不能也衛靈篇作君子病無能焉子罕篇齊衰章鄉
黨篇作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又有語相似而人地
異者雍也篇哀公問弟子章先進篇作季康子問子
罕篇畏匡章述而篇作為桓魋發夫張禹既參合齊
論康成又兼校古論其人地各殊詳略互異不敢去

取以示矜慎固也其明明重複別無意義者而亦不
刪何耶荅曰重複者之不刪非張鄭之誤後人羸入
之誤也集解序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
隋書經籍志云禹刪其繁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
篇夫禹敢削齊論之二篇而不敢定齊魯章句之次
第尚得云擇善而從耶若康成之校古注讀正魯論
者凡五十事而不敢定魯古之次第亦為無識矣且
鄭氏於孔子曰不知命章云魯論無此章則何不於

魯古次第之不同者注云某論某章在某章之次而必兩章並存何其煩也况古論文異者四百餘字鄭氏所取五十事其餘鄭氏並不著古讀為某又何略也則重複者非張鄭之過明矣案陽貨篇巧言章唐石經本無之皇疏集解本亦無之唯邢疏有之此明為後人羸入者也里仁篇三年無改章集解引鄭注據釋文云集解或有或無又釋文鄭本衛靈篇知及之章下有父在觀其志二句集解無之是鄭本二章分見二篇集解於里仁篇錄其三年章不應衛靈篇遺其父在章則知里仁篇必為後人羸入者也推之博學章雍也顏淵兩篇兩引鄭注不易一辭在位章前引孔注後引鄭注亦必非集解原本此以憲問章為是不然曾子引經不唯學而篇主忠信下引鄭注子罕篇下則解何義矣自下已意或是何氏兩存蓋學而篇主忠信上下承接處本有可疑者也若詳略互異之文或是孔子兩與弟子言而各述所聞或但一言之而所傳聞不同

義雖無殊無妨兩見惟子見齊衰章當以鄉黨篇為是不然見替者而過之必趨何耶所憾思孟不作未敢存其一足致傷累牘耳至於人地雖殊或傳聞異辭未必果為兩事先進篇載顏淵好學語而以哀公為季康子且遺不遷怒三句陽貨篇子張問仁與堯曰篇略同其文當以陽貨篇為是其簡當在堯曰篇與下子張問政文勢一例不應錯雜於公山佛肸之間至畏匡章其詞婉桓魋章其詞夸疑畏匡章為得其實未必孔子每遇患難即為

是言也孟子云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此免桓魋之難之情事也而世家乃云與孔子習禮大樹下魋欲殺孔子拔其樹云云夫大樹非習禮之所魋既欲伐其樹其必敢以白刃相加矣而猶曰其如子何不亦迂乎即畏匡之事若如史記家語則匡人真圍孔子匡人既圍孔子不欲殺斯釋之矣拘之五日奚為者且匡人果圍孔子則顏淵當同圍匡人解孔子圍則顏淵當同解何以

云顏淵後乎故不曰拘於匡圍於匡而曰畏於匡者
此為倉猝避難或改道而行或易服而去故與顏淵
相失不然生死係於匡人而曰其如予何此與亡新
避火宣室猶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何異史記
云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是時武子之
卒已百餘年矣家語謂以歌止敵本之莊子幾同臨
河讀孝經之誤皆
事理之必無者
問集注於論語每稱闕文衍文錯簡說者謂聖經不
宜僭改不如仍舊為安者何曰漢唐石經與今傳本

文異者動以百數而謂自張侯以前必無傳寫之差
其誰信之且闕文錯簡固不可定而兩章重出者其
為衍文豈容他說今按集注之疑有闕文者惟柴也
愚章疑闕子曰二字山梁雌雉一節又吾猶及史之
闕文引胡氏云不可強解子曰不占而已矣云其義
未詳其實可疑者不止此如邦君之妻章與聖人何
涉或云章首闕子曰二字是又疑夫子自造典禮矣
又如微子篇列記古聖賢事迹然必經夫子論定始

應入錄首章殷有三仁是也而通篇殊不盡爾最不可解者周有八士節將以為紀周才之盛耶然書名論語原非紀載聖人博學多聞若此皆在所收恐累牘不盡疑此章下別有孔子論定語而佚之又若堯曰篇古論語本兩篇篇或一章或二章其文亦不類疑皆斷簡無所屬故附之於末魯論以其少故合之集注曰予小子履上疑後儒遂謂歷敘堯舜禹湯武闕湯字此猶小馬者也王之事而以孔子繼之夫馬班著史故篇末殿以自

序論語之書既非夫子所作則堯曰以下將謂記者之言乎抑聖人之言乎若云記者之言則不難歷述見知聞知如孟子篇末之類何至無倫類如此由斯以推其闕佚可勝尋哉又集註之於始吾於人也章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皆疑衍子曰二字此二字皆不可衍說見前篇沒階趨衍進字此本之陸氏釋文愚謂以字句推之如後漢書郎顛傳引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隋書何妥上事亦史文遷就固同但誤為孔子語改作無如之何三字

未足據然既曰如之何則下何字似復有所不行下
又云亦不可行也則當衍上四字古注以有所不行
屬上節解大小之
事皆用禮而不用和則於事子所雅言下又云皆雅
有所不行玩經文似無此意
言也此當衍下四字不然則子以四教下又云皆四
教也子不語下又云皆不語也豈可通乎若天何言
哉馬用佞
女安則為之類皆反覆之詞不與此一子見齊衰者下又云見之此當
衍下二字此沿舊解之誤蓋謂不踐善人之迹亦不
能入善人之室也古書集註之疑錯簡者人潔己以
稱善人者無不足之詞

進節皇疏更疑教誨所以與進
之義張南軒謂反覆言之必有寢衣節毛奇齡
論語稽
求篇寢衣人所同而短右袂子所獨也猶上文
褻裘人所同而短右袂子所獨也故兩節連記之
二章皆非錯簡唯辨惑章引詩胡氏謂齊景公有馬
千駟章之錯簡此為特識蔡氏論語集說謂合上為
一章義雖可通然終嫌過
迂且辨惑章引詩若如鄭氏舊解殊覺無謂然可疑者亦不止此按韓李
筆解學而之道豈猶不能立即吾謂正文傳寫錯倒
當云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四書
考異引說苑權謀
篇牟子理惑
論詩綿篇正義皆引可與

適道未可與權又席不正不坐據史記

孔子墨子非

篇新序

節士韓詩外傳卷八說文俱引文與割不正不

食相儷今析兩處致此句孤出於上下文莫得其類
疑錯簡也事文類聚述上段不時不食不得其醬不
食中間無割不正句意其時流傳本尚有如是者其
他傳記引文或隳括其辭或增減其字或倒亂其章
句不可枚舉

問皇疏自學而至堯曰首末相次皆有義說邢疏沿

之郝氏敬更欲於篇中各章次第相承者何曰此附
會牽強之弊箋疏所以為世詬病也然亦有可說者
翟氏晴江云世俗分此經前十篇曰上論後十篇曰
下論詳玩其間誠似有可分之因論語前十篇文尤
質實後十篇稍有意於句法章法與禮記檀弓等篇
往往相類又鄉黨篇附記聖人動容似已終前九篇
語為一書山梁節殘脫獨甚理亦因居筴尾此說較
勝皇疏然按邢疏云古論語以雍也為第三篇鄉黨

為第二篇則翟氏之說恐亦非當時編次意也至如
學而至賢賢易色章集註引吳氏謂以上皆務本之
學不為無見又如孟懿子問孝次以孟武伯子游子
夏顏淵問仁次以仲弓司馬牛此皆以類相從者也
然樊遲問仁何以三處分見雅也篇先難章先進篇
愛人章問政篇居處章
子疾病何以兩處分見述而篇請禱章
子罕篇為臣章子畏於匡又
何以兩處分見子罕篇文王既沒章
先進篇顏淵後章此又不可以例
說者也推而論之子罕言利子絕四子不語子以四

教子所雅言子之所慎何以各處分見道不行乘桴
浮於海在公冶篇何以子欲居九夷在子罕篇子禽
問於子貢在學而篇何以陳子禽問於子貢在子張
篇吾與回言終日在為政篇何以語之而不惰者在
子罕篇回也非助在先進篇又如公山弗擾章與佛
肸召章為一類何以中隔子張問仁章子貢問士章
與子路問士章為一類何以中隔七章子夏之門人
問交於子張與子游曰子夏之門人為一類何以中

隔八章八佾篇皆言禮樂唯夷狄之有君及儀封人章為不類公冶篇多言門弟子及列國諸賢之事唯道不行及末二章為不類憲問篇自為命至衛靈公之無道皆論列國諸臣之事唯中隔貧而無怨難章為不類又如子與人歌子食於有喪者之側子釣而不綱子之燕居子溫而厲之類何以不入鄉黨篇由此以詰皇邢諸人當爽然失矣蓋論語之書本不出一人之手各以所聞記之如後世隨筆札記之類異

孫曰如今人之語錄 或人得一篇或人得數篇或人不及一篇

在初記之人其中章節未必毫無意義其後篇章既繁則門目難分家數既多則文辭亦不一故合諸人所記定為二十篇其分篇之意亦不過因其簡策之多寡相等非必別有義例

論衡正說篇曰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為尺不知論語所以猶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勅已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為尺紀之約者懷持之便也據此則論語本數十百篇其後始合為二十篇也

若必以類相從將有自亂其例者此雖思孟復作亦

難釐定宋濂婺郡先賢傳云王柏以論語屬辭聯事集為魯經章句蓋亦深惡夫穿鑿而為之者然曲為之說固非從而移易之亦未必悉當也

問論語章句始於張禹包氏周氏因之漢石經唯存八佾陽貨二篇所計章數餘俱無可考趙岐孟子篇敘曰論四百八十六章章次大小各當其事無所法也釋文共四百九十七章集註總數雖與釋文同而各篇中分合章節多異至今日欲分欲合仍斷斷不

休抑有定論否荅曰有必不可合者有必不可分者亦有上下節俱有疑義不可強解者如禘自既灌與下或問禘之說子華使於齊與下原思為之宰子謂公冶長與下子謂南容之類此可分可合者也然雖無次第大概以類從則分之為是也有必不可合者如君子不器韓季筆解欲合下為一章君子去仁張南軒論語解二段皆別起始吾於人也郝仲興欲合上五十以學易白珽湛淵靜語欲合子所雅言為一章三分天下有其二不宜合上唐棣之華集解

合上文德行節集註合上為一章○按陳蔡之厄冉
為一章德行節有不與此明見左傳斯時游夏最少
未必遽以文學稱論篤是與集解合上善子貢方人
前儒辨之詳矣韓李筆解合夫由知德章集註自章首至此疑皆一
子自道為一章若然則此章何不直接愠見章齊景公有馬千駟蔡
而中隔多學而識章其義安在集註合上見善周有八士姚旅露書合周公謂魯說
章辨見錯雜公章此條亦另有辨說
者皆欲合為一章此皆不攷其時不知其義例者也
有必不可分者信近義章四書辨疑欲析因憲問篇
不在其位與下曾子引經語本一章集註於此作者
註重出

七人矣華解欲析上說者皆欲分為二章此又不顧

義理徒拘文辭者也

問子謂論語有後人羸入之辭亦有可指實乎曰有
莫甚於公山弗擾及佛盼召二章此在大名崔東壁
已詳言之矣今參攷而為之說曰夫聖人為名教之
防而以從畔誣之後之儒者曾不為之詳考本末而
委曲為聖人解免而不知適墮奸雄之術中也據左
傳定十二年傳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氏
墮向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

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則敗弗擾者孔子據公羊傳定二年子奔齊遂墮費則敗弗擾者孔子據公羊傳定二年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家不藏甲則墮費之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邱帥師墮費則墮費之謀亦出自孔子是時孔子為魯司寇安得有應弗擾召之事此真不直一喙也史記亦知其說之難通也乃於世家移公山以費之畔於定九年又云季氏使人召孔子以彌其迹於是有謂公山九年之畔為畔季氏十二年之畔為畔魯更有云公山之畔將因之

以張公室惡是何言也使費果以九年畔季氏安得不以兵討之邱之畔也數月而兩圍之成之畔也在定十二年冬公即圍之豈有費之畔獨緩至四年而不一問耶攷不狃之為人蓋反覆小人也陽貨將以璠璣斂平子仲懷梁弗與虎欲逐之告不狃則曰彼為君子及不狃為費宰勞仲梁懷弗敬則勸陽虎囚季桓子而逐仲梁其強公弱私之情安在王守溪又據吳伐魯叔孫輒勸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

仇國云云以為不狃不忘故國之證不知此亦不過
差強於叔孫輒耳試問帥費人襲魯且及公側意欲
何為乎自宋以來若章如愚林少穎王若虛皆謂墮
都之謀不出孔子總因論語有弗擾召孔子事曲為
聖人諱故不得不為弗擾解免而不知其誣也且為
東周之說前儒聚訟無論起豐鎬而王桓譚以為誣
即何晏與周道於東方亦為失語王室雖衰周禮未
改而謂孔子欲自為東周乎且魯衛宋齊何國不可

興周道於東方而於弗擾之召發之不識時務如此

是失言失人交病之矣

宋著作即顏博文為張邦昌作請罪表云仲尼從佛胙之

召本為興周云云見胡寅疏可知聖人受誣即為亂賊藉口

問翟晴江考異云左傳陽虎之畔在定八年時公山
不狃雖未著畔迹而與季寤等共囚陽虎則季氏亦
已料其畔矣因於次年使人召孔子圖之孔子未果
往而不狃盤踞於費氏無如之何也十二年孔子為
魯司寇建墮費策不狃將失所倚恃遂顯與叔孫輒

襲魯犯公如此說則左史兩家所載得以相通荅曰
此說亦非也陽虎之亂雖由不狃而不狃之畔迹未
著何得預書之且季氏雖僭而不狃之畔罪更浮於
季氏夫子欲往則往之矣又何待為中都宰為司空
為大司寇以至於十二年始圖之况三都之墮如果
不狃先有畔迹則當先謀討費不然亦當有備何至
襲魯攻公始下臺而伐之哉則知不狃之畔變起倉
猝非季氏之所得知也

問春秋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
墮費此明明帥師而往而子謂其無備何耶曰此二
卿之帥師在不狃叔孫輒奔齊之後傳於季氏將墮
費即接敘不狃之畔蓋不狃聞季氏之將墮而先起
以應之不然二卿既帥師而出矣何以公與三子又
同入於季氏之宮乎蓋二子奔齊猶必帥師墮費者
恐餘黨有變也此亦如侯犯奔齊而叔孫州仇猶必
帥師而墮郈也

至若佛肸之畔乃孔子已卒之事據韓詩外傳趙簡子薨

未葬而中年畔之葬五日襄子與師而攻之新序趙之中年畔趙列女傳

其母曰君有暴臣妾無暴子云云水經注渠水注引班固云趙襄皆

以為襄子時事襄子立於魯哀公二十年距孔子卒

已六年矣左傳哀二十年越伐吳趙襄子降於喪食

先主先臣則簡子史記年表列趙簡子於周元王

卒於此年明矣元簡子卒則襄子更後世家載佛

孔子卒二十五年方立然史記誤不足據佛肸

宰中年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年佛肸據邑以拒簡

子則其母何不以其主對而乃云君有暴臣耶

且據史記則佛肸當為范中行之邑宰而論語孔注

又以為趙簡子之邑宰大抵亦因說苑新序諸證而

不敢沒之耳原史記蓋因論語有是文於他書無可

證第見左傳有趙鞅圍中年之文遂遷就其說而於

晉世家不載其事則已微漏疑根矣且佛肸家臣也

孔子往將臣佛肸乎抑臣於佛肸乎又將糾合齊衛

以滅趙簡子乎是進退皆無據矣

或謂聖人神能知幾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而大夫自為諸侯之禍起子路未見及此但知守其常訓聖人雖有見焉却難以前知之幾為門弟子語也故但以堅白恒理荅之應之曰本文云親於其身為不善君子不入佛胥果為中年宰安得遽目以不善即夫子亦何不以其主解之聖人憂深慮遠三桓之子孫微矣明著於經而於天下大勢反默而

不言就令聖人慮已及此又何不請命魯君如討陳恒之事合齊衛以救范中行而乃應佛胥之召乎夫孔子之堅白誠非佛胥之所能磨涅試問彌子瘠環癰疽亦豈能磨涅孔子而不肯主其家孟子乃以為無義無命乎此皆由戰國策士苟且求合不能潔身故託之聖人亦有從畔之事以便其私而齊魯儒者不能審察訛以傳訛兩漢以後此書遂定遂令張賓王猛韓延徽張元皆得以佐命自賢悲夫

問子見南子孔注訓矢為誓蔡謨訓矢為陳藥肇訓
否為屈朱子謂仕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其說宜何
所從荅曰此在孔注已疑之云行道既非婦人之事
而弟子不說與之兒誓義可疑焉夫孔子於衛仕則
際可禮貌表則去何至枉道自屈幾幸一遇小君相
見古無明文僅出臆撰且不狃佛胼之召皆子路不
說而此亦屬之宜若顏閔皆有微契獨子路見不及
此不知聖人出處防維名教雖史記有請見之文而

君夫人無見臣下之禮陽貨則矚其亡孺悲則辭以
疾獨於此請無可有脫較之楊震之因鄧騭李固之
因梁商尤為非正嗟乎兩漢以還妃嬪遙攬朝政公
卿交通內庭讀史者至為流涕而謂聖人首此禍端
其為誣罔可勝痛恨孔叢子大饗禮之說亦無據

問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孟子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
行云云二說不同若何曰此孟子是而論語所記未

必實也按世家云孔子與聞國政三月齊人聞而懼
曰孔子為政必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
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云云此事不見於春秋經
亦不見於傳且夾谷之會景公方責犁鉏不以君子
之道教己至是何以又聽犁鉏之謀乎孟子謂夫子
去魯遲遲吾行若論語所記不見遲遲之迹矣
問左傳哀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
仲尼曰胡盍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

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
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
之乃歸與論語問陳章略同果孰是與曰以理推之
當以左氏所記為實夫春秋之時衛靈之僅足自固
非若晉楚之以大兼小強制弱者也聖人不可一日
忘戰論語云子之所慎齊戰疾又云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王孫賈治軍旅而衛以不喪安在衛靈問陳之
為非明日遂行不類於悻悻然哉若文子之攻太叔

其失非小直當以不對拒之

問論語有詳略不一又有若自相背者此豈亦傳聞之差與答曰非也焦理堂云論語一書之中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互相發明之處亦與易例同如告子貢曰吾一以貫之未言一貫何謂也則又以一貫告曾子而曾子語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以貫之者謂忠恕也推之凡言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皆一貫之道也

言巧言令色左邛明恥之丑亦恥之未言何以可恥也則又言巧言令色鮮矣仁則知所以可恥者以其鮮仁也推之仁者其言也訥以其不巧言也色取仁而行違以其令色也剛毅木訥近仁木則不令色訥則不巧言也更有言則同而義則異者其自相發明尤為神妙如原思以克伐怨欲不行為仁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子張堂堂子游亦以為難能而未仁乃樊遲問仁則云仁者先難司馬牛問仁則

云為之難或以難為未仁或以難為仁既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又以管仲不死為仁且云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有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不取匹夫匹婦之為諒故君子貞而不諒矣乃又云友直友諒益矣語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又云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不如

某之好學也是又以多學而識自任矣既云君子有九思又云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其論季文子也則三思而後行曰再思可矣凡立一言必反復引申不執於一令學者參悟自得今試由焦氏之言推之既云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君子無所爭而又曰當仁不讓於師仁以為己任既云不患人之不己知人不知而不愠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既云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

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又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觀
過斯知仁矣既云有能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
不足者我欲仁斯仁至矣而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
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既云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而又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既
云孝弟為仁之本而又謂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為士
之次既云微生高之乞醯非直又謂葉公之證羊亦
非直凡若此類反復申明豈墨守章句者所能貫穿

通微者哉

問漢志載說論語者二百二十九篇何晏一字不錄
又盍毛包周僅存包氏然則亦有遺文遺說可稽考
乎曰周秦諸子及西漢人引經其說異乎集解者不
可勝舉然在夏侯王駿張禹之前姑不具論如漢書
李尋傳論天象在前女宮在後賢賢易色取法於此
師古注賢尊上賢人易
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趙飛燕傳夫小不忍則亂
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割也案此以敢忍為
解皇疏若小小

不忍則亂大謀義本此

佞幸傳贊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

仲尼著損者三友

案此讀辟流嬖與孟

梅福傳引必

先利其器作厲

錢坫云古以為阜石厲厲其器者所謂以石上剗之也

薛宣傳

引馬可誣也誣作憮

蘇林曰憮同也兼元帝詔曰惟也晉灼曰憮音誣

元帝詔曰惟

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

應劭曰舊貫常居自言不足入先帝宮室

耳楚孝王囂傳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

師古曰蔑無也言命

之所遭無有善惡如斯善人而有斯惡疾深痛之也

召信臣傳不時之物有傷

於人不宜以奉供養

呈疏引江熙曰不時謂生非其時若冬梅李實也義本此

帝元朔四年詔曰孔子嘗答定公以徠遠

以葉公為定公此或

傳寫之誤崔實政論孔子答葉公以徠遠皆讀來為徠據此則以為近者悅之遠者來之非謂近悅服遠

來歸又白虎通

三綱六

引論語曰朋友無歸生於我

乎館死於我乎殯

據檀弓云賓客至無所館云又引云則班氏所引或有所自

論語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

北齊書唐邕傳

顯祖嘗解所服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輕

後漢書范

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聞於其父母為孝臣

以不非其君上為忠

劉昭注此謂閔子行孝父母又昆弟皆化之故人無毀言

應劭奏議曰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以為自
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徐幹中論智行篇召忽仗節死
夫匹婦之為諒
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為匹
○案此說非即顛傳顏子十八天下歸仁謂此似
問仁時始十八歲
耳然其說非也李潛夫論讚引孔子曰吾嘗終日
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耕也饒在其中
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此必當時有
以二章為一
章之又交際引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皇疏本作
說者又篇引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君子恥其
皆以而作之也論衡問孔釋予所否者天厭之云有

卧厭不悟者謂此為天所厭耶山井鼎七經考文
云古本厭作壓又

引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

其代人謙也翟灝云既以非之者二句為說論語之
辭則上非之也三字為其所據正文所

有矣。余按此說雖非而云說又明雩
論語者則為經師傳說必矣曾皙言風乎

舞雩風歌也讀風如諷按後漢書仲長統樂
志論諷於舞雩之下又如說

文引論語狐貉之厚結衣長舌孛如也文質份份不

使勝食既朝服袵紳習善射小人窮斯媿矣譎曰禱

爾於上下神祇友諛佞以杖荷箬有荷與而過孔

氏之門鼻湯舟跂予之足說者謂皆古論語之文其中
有字異而聲同者有聲同而義異者但漢志無說
古論之篇無從徵驗他若訓侃侃為剛直訓訥為頓
訓侗為大又云夷之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
故夫子欲居之則亦未必非齊魯舊說也

三亳攷

宜都楊守敬

書序湯始居亳從先王居鄭注亳今河南偃師縣有
湯亭地理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立政篇三
亳阪尹鄭注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
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皋南轅轅西降谷也
然則鄭以湯舊都釋三亳以成皋轅轅降谷三邑處
三亳之民初未嘗以三邑為三亳攷成皋即虎牢漢
志河南郡有成皋縣轅轅在河南維氏縣東南降谷

不知所在或謂今永甯縣北或謂即續漢志穀城縣之函谷關函谷即降谷降古讀若洪聲轉而相亂耳三邑雖皆去偃師不遠而要與偃師之亳無涉若謂此三邑為三亳合之偃師不有四亳乎自來地志從無以成皋鞏轅降谷謂即湯之亳都者其誤始於孔冲遠書正義謂鄭氏以三亳阪尹共為一事云舊都分為三其長居險窺孔氏之意蓋以鄭云偃師為湯舊都至此始分為三也不知鄭以偃師為湯始居之

亳初未嘗謂三亳皆在偃師云湯舊都者湯之舊都始終祇偃師一處乎顯與孟子不合亦與湯至盤庚五遷不合惟鄭以偃師為湯始居之亳則非是正義引皇甫謐云學者咸以為亳在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鹵三十里有尸鄉亭是謐考之事實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按地理志葛今梁國甯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為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古文仲虺之誥湯征

自葛始征葛事據書序及史記在湯征篇而謚以為仲虺之誥與偽古文同前入所以有古文出于謚之計甯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為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即偃師也然則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為南亳即湯都蒙為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為西亳即盤庚所徙也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謚據孟子以駁湯始居偃師其議誠是而

尊鄭注者猶謂謚言不足信然信康成不信孟子可乎但謚言梁國有二亳不言所出若為創獲者致起後儒之疑耳其實謚本左傳襄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邱相土因之盤庚之五邦馬融注謂商邱亳囂相耿商邱即穀熟也而不謂商邱即亳者以別盤庚所遷之亳也地理志宋地下云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于亳又山陽郡薄縣下臣瓚云湯所都河南郡偃師縣下臣瓚云湯居亳今沛陰縣是也

今亳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也續漢志薄縣
下亦云湯所都注引杜預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
冢云云蓋薄縣漢屬山陽郡後漢又分其地置蒙穀
熟與薄並改屬梁國晉又改薄為亳且改屬沛陰故
臣瓚所謂湯都在沛陰亳縣者即所謂在山陽薄縣
者也有此諸證皇甫謐之說不為鑿空矣水經汪汭
水又東迳葛城北故葛伯之國也引孟子云云葛于
六國時屬魏魏安釐王以封公子無忌號信陵君其

地葛鄉即是城也在甯陵縣西十里此又可證謐言
葛城在甯陵也汭水又東迳大蒙城北疑即蒙亳也
所謂景薄為北亳矣椒舉云湯有景薄之命者也闕
駰曰湯都也又引崔駰曰湯冢在濟陰沛濟古薄縣
北皇覽云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云云然不
經見難得而詳按秦甯公本紀云二年伐湯三年與
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然則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
湯為秦所滅乃西戎之國葬于徵此字疑誤者也非殷湯

矣劉向言殷湯無葬處為疑引杜預云云又睢水注
睢水又東迳甯陵縣故城南故葛伯國也睢水又東
迳亳城北南亳也即湯所都矣睢水又東迳睢陽縣
故城南周成王封微子啓于宋以嗣殷後為宋都也
然則道元第疑湯冢不在薄城而其謂北亳在蒙薄
南亳在睢陽睢陽即商邱的然可據又寰宇記引闕駟十
三州志云梁國有二亳北亳在蒙湯會諸侯于景亳
即此南亳在穀熟城在穀熟西南三十五里孟子湯

居亳與葛為鄰即此其說亦與謚同又確指南亳城
在穀熟西南三十五里則尤詳矣若劉昭之注續志
張守節之注史記李吉甫之元和郡縣志皆從是說
惟顏師古於漢志偃師下引臣瓚說即繼之曰瓚說
非也又曰如皇甫謐所云湯都在穀熟事並不經劉
向云殷湯無葬處安得湯冢乎然則疑元晏之說自
師古始夫謂湯無葬處有劉向對成帝一語可據若
湯都在穀熟自左氏以來歷有明徵安得謂其不經

且三亳自確有三處安得以偃師一處當之若謂成
皋鞶鞶降谷為三亳非特豪無證據即康成當日亦
未嘗指為三亳此自後人讀鄭注不審耳至鄭注分
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此必有所據不得憑空
造此三邑蓋成皋鞶鞶降谷皆山險故云其長居險
若穀熟蒙地勢平行何云山險謚又云阪險也言夷
微盧之衆及三亳之地與夫阪險之地為之尹者無
不得人也此則有意與鄭違而與偽孔合孔傳云亳

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
賢此明明謂三亳之地皆歸文王阪險立長皆不指
何地前輩謂偽孔傳出謚手此亦一證也不知文王
之時雖三分有二不過民心嚮邇初未嘗盡為之設
官置長且西伯戡黎黎在上黨壺關去朝歌尚三百
餘里而祖伊恐奔告于王若商邱則直朝歌之東南
較黎尤近是朝歌之三面皆為文王有矣恐無此事
且南北亳為殷之故都宗廟陵寢皆在其間較黎國

輕重不啻倍蓰一旦為文王所有為之立監紂即不問而微箕諸臣竟無祖伊之告是隨之虞世基宋之賈似道矣何以為微箕乎故知三亳之民服文王者所謂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不必以地來也文王以成皋轅轅降谷三邑處之此亦如後世處鮮卑回紇之事也或謂虎牢函谷皆險要文王以處降民不虞背畔乎余謂紂以虐毆之文王以德懷之凡來歸者皆吾赤子即皆吾屏藩也所謂推心置人腹中此

又與處鮮卑回紇之勢異也然則始居之亳當主皇甫三亳阪尹當主鄭氏無容偏執也

前二章別考尚主傳內無容論驗也
又其後詳舉曰約八錄其內亦無見於
居人其後詳舉

今

